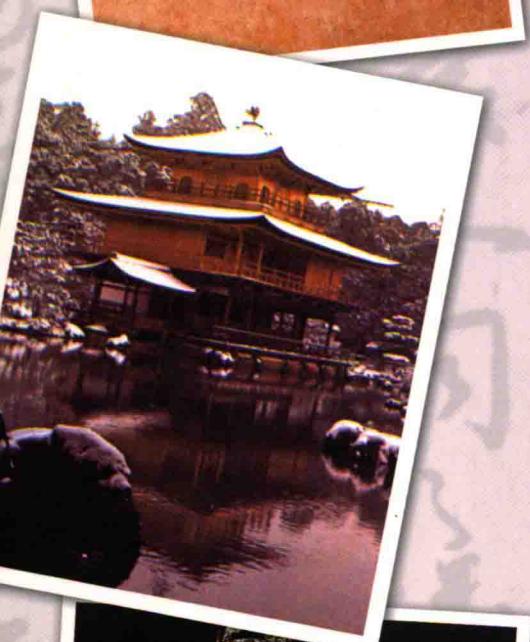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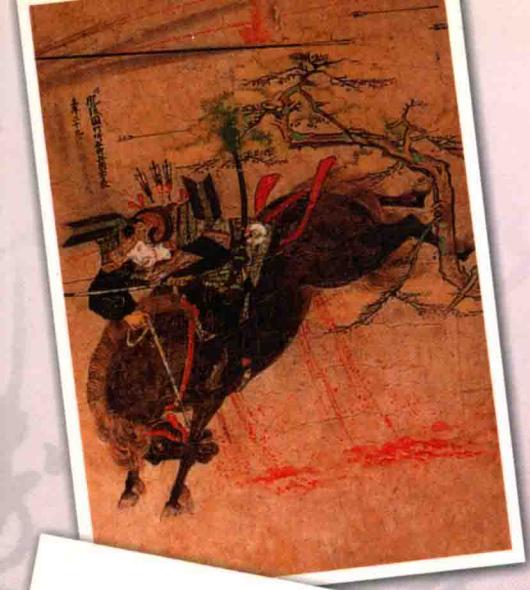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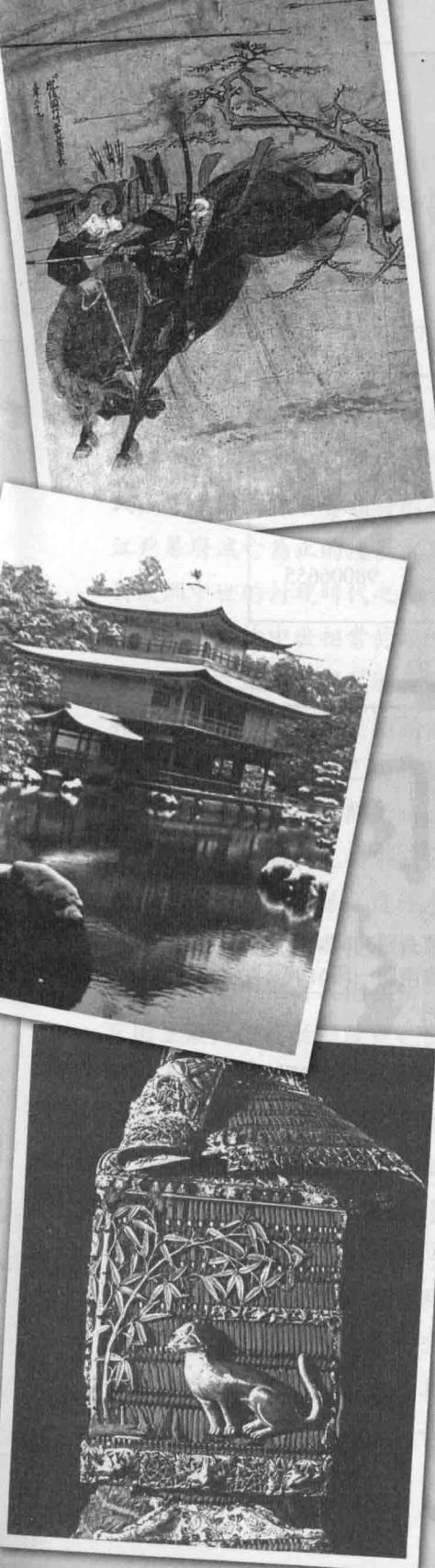


日本 中世史

鄭樸生 著

三民書局





日本 中世史

鄭樸生 著

三民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本中世史 / 鄭樸生著. —初版一刷. —臺北市：三民，2009
面； 公分

ISBN 978-957-14-4791-9 (平裝)

1. 日本史 2. 中古史

731.24

98006655

◎ 日本中世史

著作人 鄭樸生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009998-5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09年5月

編 號 S 73023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4-4791-9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序　言

在此所謂中世，係指創立鎌倉幕府之十二世紀末起，經南北朝之動亂，至室町幕府滅亡的天正元年（1573）為止前後約四百年而言。中世的這種形勢，係從平安時代中期以後逐漸形成，而保元、平治之亂可能成為從公家之世轉變為武家之世的轉機。然較此更重要的是源賴朝打倒利用古代政權的平氏，在東國樹立名實相符的武家政權。武家政權在此以後，雖經室町幕府到江戶幕府滅亡為止的漫長歲月，然其開始卻是鎌倉幕府的開創。因此一時代與歐洲中世的封建時代之社會結構相似，故通常稱為封建時代。就這種意義上而言日本的中世相當於歐洲之中世前期。

歐洲在羅馬帝國瓦解與異族入侵而陷於動盪不安之際，產生私人的保護與服務關係，而此封建的關係隨著法蘭克王國之成長逐漸成為政治組織，至九世紀時，在制度上已大致整備，這個時期相當於鎌倉時代。

然日本的中世在開始時，公家與寺院、神社等古代權力與武家對立而相互拮抗，封建制度也尚未充分發達，其成為幕府基礎的御家人制度，也多半帶有古代的血緣關係。這種未成熟的封建制度乃是在形成以武士為基礎的大名領國之戰國時代以後才發展完備，而從安土、桃山至江戶初為封建制之確立期。因此中世的文化在初時強大有力的顯現古代的公家文化傳統，且成為它的主流，但在新佛教裡也出現富於朝氣的新興武士之氣息，而武家也一面攝取古代文化的傳統，一面孕育其獨特的文化，其集這種文化之大成者為東山文化。在此一時期，文化之傳播於地方的情形顯著，都市開始發達，民眾力量逐漸高漲。中世在文化上雖有種種變化，卻由當時的知識階層僧侶執其牛耳，並且反映其宗教色彩濃厚的時代特色，所以任何層面都以佛教為其領導原理。

在長達一世紀的戰國爭戰後，方才出現全國統一的徵兆。經由此一戰亂，散布於地方的眾多小土豪為少數大領主所統合，原為擴充領地的戰鬥變為以平定海內為目標之爭奪戰。其間，能壓抑諸侯前往京都，向統一海內邁出一大步者為織田信長。繼承信長志業，致力使國內統一者則為豐臣秀吉與德川

家康。然此統一的真正意義並非國民的統一，乃是在秀吉與家康稱霸之下加強封建制的運動。而鄉村制的成立與商品經濟之發展更是促成樹立此統一的封建制的要因。即在中世末，先進地區的許多農民開始從原隸屬名主的地位獨立，逐漸組織鄉村共同體。此一實力在不久以後成為聯合鄉村的土一揆，領主也將領導土一揆之地侍納入大名之家臣團，開始加強其鄉村統治。

另一方面，鄉村制的發展使農村富裕，促進產業分化與地方定期市場的形成。商品交換發展以後促使都市興起，以港埠、城下町為始而在各處相繼出現商業聚落。不受戰國諸侯干涉的自由市場之發達情形雖不如歐洲，卻顯示庶民社會之黎明已經來臨。特定地方的商品以先進地區為中心，廣泛銷售於全國各地市場，貨幣流通活絡而對外貿易日益興盛，此一情形與歐洲十二、十三世紀所見商業復活相似。於是商業的繁榮使批發商和高利貸崛起，他們加強了與封建諸侯之間的結合。封建諸侯為獲擴張領地的資金，便保護那些商人居住的都市，確保其商品交易之自由。在此情形下，造就了裁撤關卡的機會，使商品的流通範圍擴大於全國。因此可說，統一的徵兆是從此一方面開始興起。

中世的範圍雖止於室町幕府之滅亡，其後至德川家康創建江戶幕府的三十年，為從中世進入近世的過渡期，但本書為闡明室町幕府滅亡後至豐臣秀吉統一全國的過程，故將敘述時間延長十餘年，使讀者瞭解從動亂、分裂至統一的整個過程。

日本中世史的內容複雜多端，尤其是南北兩朝相互拮抗的情形，幕府成立以後和朝廷之間的關係等，要作廣泛深入的瞭解並非易事。雖然如此，本書仍對所探討之問題盡可能說明其經緯與前因後果，並附若干圖表作為參考。同時也附難讀之人名、地名及專有名詞之日語羅馬拼音（上端畫有橫線者表示長音），作為對日文有興趣者之參考。如能因此使讀者對日本中世史有進一步的瞭解，那麼編撰本書的目的便達到了。

鄭樑生識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日本中世史

序 言

■ 第一章 武士之草創天下	1
第一節 鎌倉幕府之成立	1
第二節 京都之皇權與幕府	14
第三節 承久之變	26
第四節 執權政治	37
第五節 御家人與莊園公領制	47
■ 第二章 外患與內憂	61
第一節 蒙元之來襲	61
第二節 德政與專制	74
第三節 莊園制下之經濟結構	85
第四節 中世婦女所扮演之角色	99
第五節 鎌倉幕府之滅亡	111
■ 第三章 鎌倉時代之文化	123
第一節 公卿文化與武士文化	123
第二節 都市商業之發達與座之產生	136
第三節 無常觀與寫實之美	149
第四節 宗教與信仰生活	162
第五節 御家人之統御與教育	174
■ 第四章 武士之勝利	185
第一節 十四～十五世紀之東亞	185
第二節 建武新政	198

第三節 室町政權之確立	211
第四節 室町時代之經濟	227
第五節 守護之領主化	239
■ 第五章 南北朝之內亂	249
第一節 內亂期之社會	249
第二節 農業生產之發展與惣村	260
第三節 幕府權力之式微與應仁之亂	271
第四節 守護體制之開展	282
第五節 守護之合縱與連橫	295
■ 第六章 室町時代之文化	309
第一節 室町時代之宗教	309
第二節 下剋上之時代與文化	321
第三節 室町人之日常生活	329
第四節 水陸交通之發達	339
第五節 學術、思想與教育	348
■ 第七章 動亂之世紀	359
第一節 群雄之崛起與戰國大名	359
第二節 戰國大名之爭戰	369
第三節 室町幕府之滅亡	382
第四節 戰國時代之地域國家	393
第五節 戰國時代之流通與民眾意識	403
■ 第八章 天下一統	415
第一節 國際關係之新開展	415
第二節 豊臣秀吉統一全國之經緯	428
第三節 步向統一之路	439
第四節 豊臣政權之成立	452
第五節 戰禍、天災與民眾生活	465

第一章 武士之草創天下

第一節 鎌倉幕府之成立

一、東國之政權

1. 源賴朝之舉兵

平治之亂（1159）後被流放於伊豆國（Izu，靜岡縣）的源賴朝（Minamotono Yoritomo，1147～1199），至治承四年（1180）四月已經二十年，期間，他原擬積誦讀一千部《法華經》之功，但在此時其身邊卻忽然緊張、忙碌起來，其故在於源為義的之子源行家（擔任八條院藏人），將後白河天皇之子以仁（Mochihito）王所下討伐平氏之〈令旨〉交與他，並要他將此旨意傳達其他源氏。當時清和源氏雖以源賴政的秩位為最高（sanmi，三位），然在源為義（賴朝的祖父）的子孫裡，曾當官的卻只有賴朝（右兵衛），因此，在閉塞的源氏裡，以賴朝的社會地位居首。

眾所周知，平氏係經三次政變後成立武家政權，第一次政變為保元元年（1156）的保元之亂，信西（藤原通憲）擁立後白河天皇而打倒崇德上皇等政敵後，被動員的源氏與平氏等武士便與朝廷政治發生密切關聯。後白河於保元三年（1158）將皇位讓與二條天皇（1158～1165在位）後出家，成為法皇①。第二次政變為爆發於平治元年（1159）的平治之亂。在此一政變裡，藤原信賴（Fujiwara no Nobuyori）勸誘源義朝（Yoshitomo，賴朝的父親）為掌握政權發動政變，但並未成功，最終由平清盛（Tairano

① 焚依佛教，即出家之上皇。

Kiyomori) 奠定武家政權。當平氏的武家政權形成後，治承元年（1177）爆發「鹿谷陰謀」的政變未遂事件。兩年後的治承三年十一月，則發生平清盛軟禁後白河法皇於鳥羽（Toba）殿之第三次政變，致朝廷政治為平氏所掌握②。

平治之亂以後，平氏一族個個升上高位、高官，頗有凌駕攝關家之勢。在平安時代被貴族社會輕視的武士，在此一時期卻掌握了政權。當時貴族雖以此為前所未聞之事而非難平氏，然而嚴格來說，平氏政權不全然是武家政權，其故在於平氏政權模仿攝關家的施政方式。非僅如此，平清盛本身也無法否定攝關家的權威，而將自己女兒盛子嫁入攝關家，並擁立另一女兒德子（高倉天皇的妃子）所生之子即位（安德天皇，1180～1185 在位）形成外戚政權，也無非假借天皇權威來施政。在平氏掌握政權的時期，形式上具有最高權力者為後白河法皇，因此，平氏乃致力與之協調。惟當與後白河法皇對立後，平氏政權便急速崩潰而夭折。雖然如此，平氏也摸索著身為武士棟樑而擴大統治範圍的方向，而在某種程度上使西國一帶的武士成為自己家人（kenin）③。其成為家人的武士被命為自己所治理莊園之地頭④，惟此地頭並非朝廷所公認之官職，乃是平氏自己任命者。因此可說，鎌倉時代的統治形態在平氏政權之下，已具其雛形。雖然如此，在東國方面卻有不少與源氏有關之武士不願接受平氏統治⑤。

治承四年，以仁王乘平清盛擁立安德天皇，邀請高倉上皇前往安藝

② 元木泰雄，《平清盛の戦い》（東京，角川書店，2001），頁35。

③ 武士社會裡，一般稱從者為「家人」，鎌倉幕府由於表示對將軍的敬意，而稱之為「御家人」，其後御家人成為表示武士身分的名稱。

④ 鎌倉、室町時代的職稱。文治元年（1185），源賴朝以維護治安名義，獲敕許而設於全國各地之莊園及公領而制度化。主要繼承莊官之權限與收入，從事管理莊園土地、租稅收入、查覈等工作，從而獲加徵米糧之權利。

⑤ 光武誠，《日本史の全貌》（東京，青春出版社，2004），頁48。

(Aki, 廣島縣) 參拜其所建嚴島神社之際，與源賴政等源氏成員圖謀舉兵打倒平氏，並向東國之源氏發出〈令旨〉。此一〈令旨〉數落平清盛「以威勢引起兇徒，亡國家，惱怒、擾亂百官萬民；擄掠五畿七道，幽禁上皇，流放功臣，斷絕其生命，流放其身體，沉於深淵，關閉於樓閣。竊其財而領其國，奪他人官職而改授其親信。親信無功而給予賞賜，非親信則無罪而羅織其過」，並一一舉出平氏政變以後的種種罪行，亦即將平氏視為佛家之仇敵，斷言其為反叛者，呼籲東國武士舉兵討伐⑥。

然首都的推翻平氏計畫卻事前洩漏，所以當以仁王、源賴政等人逃往三井寺 (Miidera) 後，雖試圖與南都、北嶺⑦聯繫，然與延曆寺之聯繫失敗後，自三井寺前往南都途中，於宇治 (Uji, 京都府南部) 遭官軍追擊，因而戰死。驚於此一變亂的平氏，除下令全國各地進入警戒體制外，也提防南都北嶺之僧眾的聯合，且擬將首都遷往攝津 (Settsu, 大阪府、兵庫縣) 之福原 (Fukuhara, 神戶市兵庫區)。當遷都消息傳開後，各地便燃起叛亂的烽火⑧。

同年八月，賴朝於伊豆起兵，源義仲（後改名為木曾義仲）於信濃 (Shinano, 長野縣)，源氏的武田信義 (Takeda Nobuyoshi) 則於甲斐 (Kai, 山梨縣) 舉兵，且在奧州的藤原氏與越後 (Echigo, 新潟縣) 城氏也有響應此舉之動向。就畿內附近而言，熊野的權別當 (gonbetto) 湛增 (Tanzō) 也在八月中旬謀反，燒燬平氏的城堡。至於西國，伊豫 (Iyo, 愛媛縣) 的河野氏與九州肥後 (Higo, 熊本縣) 的菊地氏相繼舉兵。故以仁王的〈令旨〉在轉瞬間，使內亂擴及全國⑨。

源賴朝〔圖一〕舉兵時動員其武力核心「累世之御家人」，此為其父

⑥ 佐藤進一，《日本の中世國家》(東京，岩波書店，1983)，頁27。

⑦ 南都指奈良的東大寺、興福寺、元興寺、大安寺、藥師寺、西大寺、法隆寺、唐招提寺等，北嶺指比叡山的延曆寺（天台宗）。

⑧ 五味文彥，〈京・鎌倉の王權〉，《京・鎌倉の王權》(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⑨ 同⑧。



圖一 源賴朝像 《玉葉》對源賴朝的評語為「威勢嚴肅」，此畫與評語頗能相符。畫像的寫實性容或有問題，但為一幅佳作。京都神護寺典藏。

源義朝前往東國之際所構築之主從關係，惟其人數不多。八月十七日，賴朝在其所寄居之北條時政^⑩家誓師，進攻平兼隆據守的山本館。賴朝攻陷山本館後，獲相模三浦氏之後援，以進入鎌倉為目標，統率伊豆、相模的御家人離開伊豆，然在與三浦會合之前的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在相模之石橋山與大庭景親 (Ooba Kagechika) 所率領之平氏部隊相遇而大敗^⑪。好不容易保住性命的賴朝從真鶴 (Mazuru) 半島逃出，循海路逃進房總 (Bōsō) 半島，倚靠東京灣一帶的勢力。東京灣沿岸的相模 (Sagami)、安房 (Awa)、上總 (Kazusa)、下總 (Shimousa)、武藏 (Musashi) 五國，與東海道四國一樣，武士間的交流緊密，因為那些武士們係以親族或姻親關係結合在一起。例如：上總詩與下總的千葉氏為同族，上總廣常 (Kazusa Hirotune) 之弟為相模三浦氏之女婿，而三浦義澄 (Miura

^⑩ 鎌倉時代武將，伊豆人。源賴朝被流放伊豆之際，將其女政子許配給他。賴朝舉兵後，成為創立幕府的功臣之一。賴朝死後，廢賴朝長子賴家且予以謀殺，而擁立其次子實朝，以「執權」身分掌握政治大權，開闢了北條氏獨裁之路。後因謀除實朝失敗而引退。

^⑪ 同⑧。

Yoshizumi) 被稱為「國郡之嚮導」等，此一地區乃賴朝之父義朝曾經活動之處，因此義朝被稱為「上總曹司 (zōshi)^⑫」，在上總長大，且獲千葉氏在下總相馬 (Sōma) 地方的莊園文件。故義澄在不久以後為倚靠三浦氏而從房總半島至鎌倉居住時，也毗鄰大庭景親之土地^⑬。不過雖然此一地區的武士與其父義朝個人的關係密切，但賴朝下的動員令他們都不會輕易聽從。而且九月十九日與賴朝會晤的上總廣常曾考慮：賴朝如無當家主人的才幹、氣度，即將他予以殺害。惟當賴朝表現其才幹與氣度，使他們信服後，於十月四日使畠山重忠 (Hatakeyama Shigetada)、河越重賴 (Kawagoe Shigeyori)、江戶重長 (Edo Shigenaga) 等武藏地方的有力者皆加入其討伐平氏的行列。於是賴朝被東海道四國與東京灣岸諸國之南關東一帶武士們所擁護，成為他們的領袖，奠定其成為東國之主的基礎^⑭。

2. 鎌倉殿與承認武士們所有之土地

十月六日，賴朝進入相模，次日抵鎌倉。鎌倉乃其祖先源賴義 (Yoriyoshi) 從北條時政之祖先平直方 (Naokata) 所獲「有其淵源由來之地」。除有來由外，鎌倉乃三面環山，前面臨海的要衝之地，故賴朝乃決定在此定居。次日，將由比地方的八幡神遷至小林鄉，以之為鶴岡八幡而加以祭祀，於是形成了稱為「鎌倉殿」的幕府政權核心。

當賴朝把形式上的幕府體制備齊之際，平氏所遣追討他的部隊方才到達駿河 (Suruga, 靜岡縣)。當平氏獲知賴朝舉兵消息時，於九月五日發布追討他的〈宣旨〉(傳達天皇之命的公文書)。如據《玉葉》的記載，該〈宣旨〉的內容是：「伊豆國流人源賴朝，勾引兇徒擄掠伊豆與其鄰國，因此以平維盛 (Tairano Koremori)、忠度 (Tadanori)、知度 (Tomonori) 為追討使，希望東海、東山道的武士們加入追討的行列。」然因賴朝已經沒

^⑫ 指武家之嫡系。

^⑬ 五味文彥，《院政期社會の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84)，頁 73。

^⑭ 同⑧。

落的流言甚囂塵上，致追討軍的派遣一延再延，其間賴朝已將南關東納入其統治之下。且追討賴朝的部隊在不知關東的平氏部隊及平宗盛 (Munemori) 之知行國駿河之目代 (mokudai)¹⁵已被賴朝消滅的情況下，接獲與賴朝部隊合流的甲斐武田信義所遣使者之口信，方知事情的真相而憤激，未經交戰便退卻。

在此情形下，賴朝雖下令前往京都，然在當時背後既有敵人，所往之處也都有強大的平氏部隊在，且在首都能夠響應自己的勢力也幾乎無法期必，因此，前途多舛，實至為明顯。於是他聽從大老千葉常胤 (Chiba Tsunetane)、三浦義澄、上總廣常等的建議留在東國。

由於賴朝在富士川不戰而勝平氏的追討部隊，故他成為東國叛軍的中心人物。當其胞弟源義經 (Yoshitsune) 從奧州趕來時立刻接納他，並且把駿河、遠江 (Tōtomi) 的「守護」之職¹⁶，分別委由甲斐源氏的武田信義、安田義定 (Yasuda Yoshisada) 擔任，而返回鎌倉。在返鎌倉途中，於十月二十三日在相模國府論功行賞，對北條時政以下之南關東一帶的武士賞賜土地——新恩給與，並承認各武士原有之領地——安堵 (ando)¹⁷。

¹⁵ 平安、鎌倉時代代理地方官施政之官員，多半指知行國之知行主或國司的代理人（代官）而言。平安中期以後，當遙任或知行國盛行時，國司之子弟或家人以目代身分前往知行國，統領在廳官人，成為留守所長官而代行國務，且隨著律令制度式微，在地方上掌握實權。鎌倉時代以後，隨國司制度式微而消逝。

¹⁶ 鎌倉、室町時代之職稱，與地頭之職同獲敕許而設，以全國各地有力的御家人擔任斯職。守護職司召集衛戍京都皇宮、鎌倉幕府之家人，及取締叛徒、殺人犯等軍事、警察工作，謂之「大犯三條」。其待遇為小規模的守護領（土）。至鎌倉末期則統御國內之地頭、御家人，從而蠶食、鯨吞莊園，步上領主化之路。室町幕府雖每國均設守護，卻逐漸領主化而成為守護大名。

¹⁷ 鎌倉時代的武士如有戰功，則由幕府將軍賞給一定祿額的土地（收租權），謂之「新恩給與」；承認其原有土地之所有權，則謂之「安堵」。與此相對的，武士們必需效忠幕府，參加軍事行動，擔任衛戍工作，或負責各種工程以報其恩，謂之「奉公」。

二、治承、壽永之亂

1. 東國之王權

死了上京念頭的賴朝乃以控制上總、下總、常陸 (Hitachi, 茨城縣)、陸奧 (Mutsu) 四國為目標。其中常陸的大掾 (Daijyo) 氏，他以在廳官人¹⁸身分擁有強大勢力，而與「權威及於境外，郎從充滿國中」的佐竹氏結合而逞其威勢，賴朝遂遣熟悉常陸形勢的上總廣常誘殺佐竹秀政，進攻佐竹秀義所據之金砂 (Kanasa) 城，將他逐出陸奧而奪取其所領有之地。

消除背後威脅，返回鎌倉的賴朝，於治承四年 (1180) 十一月十七日，任命和田義盛 (Wada Yoshimori) 為侍所 (Samuraidokoro) 的首長別當 (Bettō)，並且陸續接受原在平氏陣營武士們的降服，又於大倉鄉新建「大倉御所」，於十二月十二日遷入，成為支配東國的據點，於是「鎌倉殿」便帶有產生於東國王權之性格¹⁹。

就東國王權而言，可與之比較者為奧州藤原氏。藤原氏以陸奧、出羽 (Dewa) 為其統治領域，而以平泉 (Hiraizumi) 為中心構築「館」 (yakata)²⁰社會，具有王之特性。該氏因向朝廷繳納馬匹、黃金，故不僅其在當地的地位獲朝廷承認，還被任命為鎮守府將軍。賴朝也掌握關東武士所繳納之貢賦，且以轉交奧州藤原氏所貢馬匹與黃金給朝廷的方式，逐漸建立其為東國首長的地位²¹，亦即賴朝利用藤原氏所建勢力為基礎，在東國樹立其王權。

賴朝在東國的王權統治機構，係利用東國諸國之國衙機構，並以此為媒介加以整備。其在坂東各國設置守護的時期雖不清楚，但相模的三

¹⁸ 從平安中期至鎌倉時代，在國司之下負責實際政務的官員。他們大都為地方豪族，世襲其職務。

¹⁹ 同¹⁸。

²⁰ 平安中期至中世稱 yakata，也叫 tachi 或 tate，為地方豪族之城堡式住宅。

²¹ 五味文彥，〈天皇と軍事制〉，《講座前近代の天皇》(東京，青木書店，1995)。

浦氏，下總的千葉氏，及下野 (Shimotsuke) 的小山氏各以國衙的在廳官人參與負責國內的「檢斷」(kendan，警察權) ②，然後成為守護而與國同被定位為守護「鎌倉殿」者。

2. 平氏之反撲

當關東的「鎌倉殿」王權逐漸成長之際，慘敗於富士川之役的平氏則拼命地圖謀恢復其勢力。由於延暦寺的僧眾奏請將首都從福原遷回京都，否則要佔領山城、近江，故平清盛乃聽從平宗盛的意見還都，並掃蕩畿內一帶地方。十二月二日，將平知盛、平資盛、藤原清綱 (Fujiwarano Kiyotsuna) 分別遣往近江、伊賀 (Iga)、伊勢 (Ise) 等地，開始追討戰，至十一日平定延暦寺僧眾的叛亂。當三井寺僧眾的叛亂在十五日大致平定後，平清盛又計畫討伐南都奈良的佛教徒。十二月二十三日，派遣官軍前往南都之際，因僧眾鞏固奈良坂、般若路 (Hannyaji) 而構築城廓，故平重衡 (Taira no Shigehira) 於二十八日進攻南都時採取火攻，因風勢強大，致整個奈良陷於火海之中，而興福寺之堂宇和東大寺之大佛殿全部化為灰燼。

養和元年 (1181) 正月，高倉上皇 (平清盛女婿) 因病薨，安德天皇 (平清盛外孫) 年幼，致政治陷於不安，乃以高倉遺言名義在畿內近國設「總官職」，任平宗盛為總官。此乃援引天平年間 (729~749) 之例，欲在畿內周邊建立軍事組織。由此便有可能向畿內附近之國課徵兵糧米，形成戰時體制 ③。然在閏二月四日，平清盛卻猝死於其家人平盛國之家，年六十四。

當時平氏所面臨的敵人並不止於賴朝的部隊，東山、北陸道有木曾義仲軍，東海道的三河 (Mikawa，愛知縣) 有源行家軍，更有向伊豫之河野及鎮西 (Chinzei) 擴張勢力的肥後菊地氏的勢力。尤其獲平定叛軍〈宣旨〉之義仲的部隊擊敗越後國城氏之部隊於信濃國之橫田河床，因

② 檢察罪犯所犯之罪而予以定罪之權。

③ 五味文彥，〈平氏軍制の諸段階〉，《史學雜誌》，第八十八編第八號 (1979)。

而進入平氏地盤之北陸道。源行家則如將以仁王之〈令旨〉傳達給東國之源氏似的，居於點燃內亂的角色，因此，雖然賴朝正在關東擴張勢力，源行家卻有旺盛的獨立心而從三河向尾張（Owari，愛知縣）擴張其勢力，於三月十日在尾張、美濃（Mino，岐阜縣）交界的墨俣（Sunomata）地方與平重衡所率部隊發生激烈戰鬥，結果，源行家軍隊的傷亡慘重。於是平氏開始反攻，向北陸道、四國及西海道派遣追討使，討伐各該地之叛軍。另一方面，此一時期的賴朝有幾件事使他無法動彈：其一是奧州的藤原秀衡獲討伐賴朝的〈宣旨〉，致賴朝背後有強大的敵人；其二則是平氏在平清盛死後，使後白河上皇居於自己前面，致賴朝所奉〈令旨〉之正統性發生動搖；其三則為受到全國性饑荒的影響，惟平氏所受饑荒之影響可能較賴朝嚴重²⁴。

如據吉田經房的日記《吉記》記載，從前年六月前後開始，各地已出現饑荒，至本年四月，道路已充滿餓死者，而此一情形日益嚴重。迄至壽永元年（1182）正月，則「棄嬰於道路，屍骸滿街衢」、「饑饉超越前代」²⁵，而發生吃死人之悲慘事件²⁶。在此情形之下，確保糧食便成為重要課題，然可謂為糧倉的北陸道及西海卻為叛軍所控制，故除非將叛軍擊潰，實難確保兵糧。然要確保米穀，就得要有兵糧。事實上，平氏在畿內徵糧時發生爭執，致不得不停止追討叛軍的行動。

3. 平氏之撤離京師與十月〈宣旨〉

當時的日本雖繼續呈現三分為東海道之賴朝，北陸、東山道之木曾義仲，自畿內近國至西國一帶的平氏之現象，惟至壽永二年（1183）春季，平氏終於決定遣軍前往北陸道而有重開戰局的跡象，此乃饑荒已有緩和徵兆，而在墨俣之役慘敗的源行家雖投靠賴朝，卻不滿其待遇而轉往義仲處。更由於賴朝叔父源先生義廣（Minamoto no Senjyoyoshihiro）與義仲

²⁴ 同⑧。

²⁵ 編者不詳，《百鍊抄》，壽永元年正月條。

²⁶ 吉田經房，《吉記》，壽永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條。

結合，而向賴朝豎起叛旗。義廣糾合下野、上野等北關東的兵員，欲與信濃的義仲舉兵，結果義仲將其子清水義高 (Shimizu Yoshitaka) 送往賴朝處作人質而結束此一戰役。如據九條道家 (Kujyo Michiie) 的日記《玉葉》的記載，平氏於四月攻陷越前 (Echizen, 福井縣) 的火打城，五月前進加賀 (Kaga, 石川縣)，十一日入越中 (Etchū, 富山縣)，但遭義仲之猛攻而敗退，更於加賀之篠原 (Shinohara) 之戰敗北，於六月上旬回至京都，其時「四萬餘騎之勢，帶甲冑之武士僅四五騎，此外死傷過半」。在此情形之下，平氏雖言欲奉仕日吉社為平氏氏神，而有意獲得延暦寺僧眾之支援，卻未能如願，而當時居住法住寺的後白河法皇又前往比叡山。萬念俱灰的平氏遂不得不奉著年幼的安德天皇，背著從東國上京的部隊，拋棄不易防守之京都。

繼平氏之後進入京都者為義仲與行家，然此二人沒有外交手腕。他們雖在競功中擁立年幼的後鳥羽天皇 (1183～1198 在位)，並以逃離京都途中返回的近衛基通 (Konoe Motomichi) 為攝政，卻無法參與各種規劃，且在此時被派往西海討伐平氏。當義仲前往西海之際，賴朝趁此機會與後白河上皇進行交涉，將前此以仁王之〈令旨〉為根據所獲東國支配權，改為壽永二年 (1183) 十月之〈宣旨〉，獲得承認其在東海、東山道一帶之支配權²⁷。當義仲得知朝廷與賴朝的交涉內容後頗為憤怒，因賴朝未經征戰，但其所獲權限竟超越自己，在追究後白河的責任中，為後白河近臣所挑撥而焚燬後白河居住之法住寺殿宇，放逐近臣，且以攝關家藤原基房之子師家 (Moroie) 為攝政，自任征夷大將軍，致重蹈平清盛之覆轍²⁸。當此之時，賴朝勢力以十月〈宣旨〉為後盾，進逼京都附近。義仲受賴朝所遣源範賴 (Noriyori)、義經之攻擊，在宇治川的營地被突破後，逃離京都，途中敗亡於近江之粟津 (Awazu)。

²⁷ 佐藤進一，《日本の中世國家》，頁 43。

²⁸ 同⑧。